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須溪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舉人臣楊炤

須溪集卷四　　　宋　劉辰翁　撰

記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歴象祭祀官寺曲直使客應對軍師名義市井然信器服度數事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以校庠序

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絶於世者則
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選耳混一以來文獻
次第舉或者遂謂儒生岀吏胥異教下俎豆不復設設
亦戲會二三廉吏典型相望閔焉於禮樂之缺失布徳
音厲名教於是収綺席於園蔬扶壊壁於馬廄然周爰
所不及者其縣縣遠也龍泉又遠也廼五星聚南斗之
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子廟廟新學遂濵之誦曰我
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弦歌嘉賓啓之誰能紀成千載

竢之則相率具吉水朱簿請孫氏沒官宅為夫子廟狀
伻來願記其始簿名憲東平人也以檄至龍泉謁殿圜
視門扉齋廬無一有負城濠廹江岸水歲至歲陷慨然
曰吾魯人也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
子如魯屬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
山之麓夷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徼存是如有
待朱簿以是馳白郡如邑請邑令佐學官多士興起如
湧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菜子披圖誌狀為諸生歎

曰學官廢學有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為而為之不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興之可也異邑之大夫何所為而為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能得於晩周者也今人惟見衮衣赤舄萬世通祀以為賢於堯舜之世不知從其祀者非畏匡之士則陳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餘孑民閒居無事詠歌先王之道又邂逅往來賢人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綿蕝之觀而又有𤅢鳩之樂大哉居乎此一邑之士

所不能得於其盛時也簾垂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洫傷壞而抱不用之恨者乎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為顏閔抑何為於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為不用則佛氏獨得而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為無用則老氏獨得而用之乎彼重以身為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夐然獨立於天地之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矣復欲為於四時百物之外天厭之矣人亦

有言用舍行藏在舍能藏惟有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傷夫吾黨之無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信多而甚好學為士此時惟當灌園以急公上謹身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廬能却城圍於三十里幽居谷口者又隱然名重於京師素位而行其必自乎時不由徑始不然道未嘗廢也人廢之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固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兄師友至惓惓也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佛滅度後二千二百六十年為大曠劫來未曾有曠劫上自羲農堯舜聖賢文獻神明帝胄王侯列國儼真海嶽三宮九廟玉堂金門臺省館學上林邸第州縣亭驛庠塾禮殿園池故家田廬丘壠斷烟廢址荒墟殘照以至無有區宇情識沉淪跡絶雖如天竺靈隱淨慈徑山諸大寶刹漂揺慘愴晝無遊者祥符此時在吾城中號第一禪又自往年圮壊欲盡齋厨網空堂序翼壓頽廊蕭然不待兵興無復起理有大比丘寶龍居會自嶽來

歸推重教席入門而歎鄉閭古寺凋敝至此會當干戈
南北縱橫歲儉人飢豪右衰落施者猶丏工價騰湧官
無闔廬敗不遑救又於其間樓船駕海斬伐百杞六合
為爐鐵壯欲飛祥符此時乃能新成晃如湖山起自衡
簷以棲過笠中建雲林開合萬衆道人高坐風旛堂堂
梵僧來禮初見儀矩鐘樓藏殿壞無不舉金晶碧映塔
崇故本侵者歸疆壁湧諸天燈徹内外用意久遠積銖
絫息傳之千燈丙子庚辰工費萬億不知昔者祥符盛

時亦如是否於是觀者賛歎疑怪會雖宏願以何化力
時絀舉嬴舍舊圖新於滅劫末欝為莊嚴是大希有求
記於余余曰盛衰反復之變天也葢故老甞言過江前
城内外惟開元併圓通塔院藏院為一而祥符直慈恩
之羅漢一院耳計其初基牆垣繚繞鼓鐘鏗鍧高下相
應縈城帶圃鱗襲霧合何其壯也衣冠僑寓以來蝸爭
蟻附侵為世業横列萬閭佛且餘幾甚者寺田千石擅
入一姓蒼頭廬兒犴吠高閎零丁食鉢仰哺而蹴與薄

貸而厚責當其時雖把茅蓋佛不可得於是亦幾年矣佛者下於凡民之間以不争為業而儒代斥之為名高官滛用之如贅附執知好還之故其事烈其言長吾以世外觀人間意天之厭是人也而既久矣朋黨也而清流清談也而横議忽消世短事快國亡吾以一寺之區區言之而讀吾記者可以三太息而垂涕矣天何分於彼此佛何與於榮衰雖世界起滅因緣受報皆由一念相續幻空空盡彼其不壊者不在此而狂華倒見從

斷執常則亦達者之所隠笑耳世之變也有過其舊者有不如舊者舊有因有改若大中祥符之寺則莫之改也而物有改之者矣蘇明允記其鄉圓覺院慨然有感於楚漢之際曰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陳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夫其記圓覺也而及此為不切吾取以記大中祥符大中祥符則然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往時春遊出半藕堤過鳳山能仁止觀道場在二園間

古木蕭然前塵自消余時過詩人堂下曳倦入寺尋山
谷留題徘徊受禪師井塔久之聞塔下泉聲泠然乃能
去後數年過之則荒苔路斷種為墓林山門晝扃鐘鼓
弗考僧散莫居又二十餘年而德祐初元融堂冲師拾
於衆人之所不取蓬累處焉余乃避亂禱張祠識之頹
簷之下衣敝履穿賔主不備然空空有意興復首以記
請余甚嘉而狂之為舉荆公龍興寺記語為笑出寺門
見斷經幢草間摩挲彷彿認唐咸通字歎興廢之去來

託浮沉於俯仰茫然知復來者之何如而惓焉圖余以不朽也然自是有城西來者言能仁再造棟宇日盛衣冠時至讃歎佳勝篇詠不絶惟余想見舊處悽其如初會去年采菊至林下師坐堂上汲止觀泉煮羅漢手植雨供余迴廊蜿蜒重簷静深龍象從容樓閣飛動凴欄草竹猶有佳色念往時徴記以為戲論今而余諾之有宿責蓋為之周遭徙倚舉目蒼然彼汪堤與會園復安知其至此因問師以何佛力建此勝事師曰吾空鉢入

山視諸山藏薄寺又日麼昔在景祐本公則有若應真堂堂化供吾何佛力之有惟是先疇之不腆以誨瀶汁一二居士剖田勸相地靈悔禍侵疆來歸人持華嚴選入吾社陵遷谷滿粥熟魚清祠山其頽復創金碧吾能勤能儉而不能者時時自當爾如雪地麥如山頂泉善哉乎冲往時士大夫為縣或始至一郡必曰不可為即小腆如出巳力厚秩以邀之峻遷以荅之猶有赴北門而怨南山者而釋氏之徒以攻苦出願力撥亂起廢寺

俛然若有廹而為之雖歲增千柱日食萬指亦以為吾道蓋是無能名無實功無盡分也則凡能言者媿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虚徒飛書倚牘攜上聽市衆援死之日墓有諛史有謚蓋知者以為民賊而論者以為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異彼也言之何及將以洩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以所可羞庶幾虚偽省而真實見如冲才使冠巾與人間事吾豈憂殘敝與凋乏之哉一廢一興必有痛壊千古者而後識吾言之悲也盡大

地皆佛心則皆能仁也而儒者以仁為公為覺為愛為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講焉而未已而皆其似也若未有文字之先既有天地之後豈可以一言盡哉既有天地無一物而非仁未有文字無一事而非仁不知全體則質之手足證之一果一核自以為似而其實愈遠惟佛以不能為能而吾以無不能為能以無不能為能則雖堯舜有所不能矣前所陳者皆能也而未至於無能也無能者不在是無能者無不能也師於是勞勤七年矣山前

後應復者無不復應有者無不有又種松竹坪梵古路蟠青翳容位置亭次暎帶八泉將復為禪林勝處而退然不自以為能事方卷卷焉理詩人堂表山谷祠余問師修復至此備矣止觀塔安在師從坐起立目光炯然

南岡禪寺記

山起於空虛微塵不息一下一高其奮為東山也勢至巳不可遏然猶坡陁究延平田廣澤之間憩焉為南岡岡隆隆為寺寺於治平間為禪山田百餘視吉文諸禪

尤下余遊玉笥西歸宿焉寺創如新完且弗飾門徑荒唐松竹手植戢戢老能披蓁藿說法殘僧數鉢視如叢林方規隱然余周回太息國無喬木久矣高陵下谷望而蒼然者必寺而兹寺亦蕞無幾舊惟一藏龍光出焉想見盛時參差曲折暉暎宏稱然循其初則皆幻也縣山有木縣寺有鐘鐘鳴法食𢈪列蔥翠比於萬石之家千室之邑種種贍足祖孫不替孰知一麻一麥建立次第哉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以西笑興慮亡不增益盛

麗獨此芥蒼初見成立而能力亦少極矣鄉非此僧用意於衆人之所不視豈復有寺哉而能方戚然惟一大藏未了不為能事余笑曰人苦不自足方其為荒丘敗屋也欲求佛不漏不可得今横膝敷坐長廊轉目見在豈不十七八何不安意慰志如是如是可矣尚皇皇南岡曰吾法以不住相布施故爾余曰不然譬如馳求徑行萬里無有住處以為不住已改住法以住為利况住亦礙不住亦礙礙在不住吾不住者不離於住吾住常

住住即不住如江行船身在船中隨住即住而此船者實未嘗住於是長老從坐起曰信如君言即今南岡為有佛處為無佛處彼露柱者實代余對余指曰住住師能吾城中龍氏號明知大師說佛法甚辨余故喜言之云爾寺修於五星聚前記成於五星聚後三月又六月為中元乙酉并書

紫極宮寫韻軒記

余舊過洪遊紫極宮徘徊寫韻軒上雖江山明麗而棟

宇凋殘加以俗書滿壁類鮮不媿文吳二才子者後十六年當閏辛巳之正月余自廬山還滯留過之則殿角如飛高出廊右前欄俯月澄景内徹中分為三官之祀謂吳氏故司江湖水官附焉亦安知水官之久不復為天官耶皆未可知也於是祀三官猶二仙按仙籍吳彩鸞者以女子遊許仙之會行歌之次文簫過之感其詞亦知有巳跡其縹緲與俱陟焉坐頃幾何而文書狎至問而知其主舟楫覆溺也又頃帝怒謫向人間則言語漏

泄是罪縁是下至紫極棲焉文本書生不自業頼鸞書唐韻每得數千錢且書且鬻後各仙去是軒其寫韻處也韻者人間書也鸞也舍其仙都而降從於人士其塵勞濁辱可勝道哉令人知吳仙之遊之為謫而未有知文蕭之生亦謫也其幽明遇合天也不然彼男子女也何自知之仙者知之可也匹夫踽踽何自從之邂逅從之可也皇皇上帝何自成之令人有愛女且不肯以與凡子矧是玷言而淫從其欲墮而復召且其謫不至是

非仙風道骨𡨋數玄契孌彼玉女宜不可以一朝堪睠焉卑棲靜言出涕而謂人間之遊樂乎則其惑亦不至是此常道非常道以非常求道故自不見其常耳其為仙者常也其謫亦常也庸詎知吾之非常又焉知仙之在人間世不至令混混如常人哉吾且指是軒言之韻之有字也誰為之乎天為之乎則吾未知天之於字也識之乎不識之乎以其初制字者人也則吾又未知聲之為道其先有聲而後有字乎抑因字以為聲乎其又

誰告之皆知聲音文字之皆天則我亦天也其為我者天也則我為之亦天也必仙也而異於人道則仙者非人為之乎而又誰為之乎自韓退之作彌明致獪語而謂天上為別有書自侯道華為天上無愚懵仙人而仙者遂又當徧讀人間所謂書而由達者視之皆非也吾與造物者為人則書之出乎吾後者猶日閱人而成市當亦何所不識凡吳氏唐韻皆反復作葉子書朱墨分部精楷宛麗開玩如新近年猶數本尚存世人不能效

也彼女子豈常習為此字哉古所謂不死者復為人也

二仙故在攜手來遊

按彩鸞本晉將軍吳猛女父女俱登仙籍距唐踏歌遇文簫時乃四百餘年其為並謫無疑在仙籍吳文應其故偶也或曰何四百年之久而猶美少故態耶曰天上一晝夜動經人間幾歲月未久也或曰仙矣如淫何曰未離欲界故應爾爾或曰天上自有文字何必故作人間書曰人間那識天上書書之亦不售且晉人多善書法其精楷宛麗亦其餘習故然其不寫他書而寫唐韻亦故留此韻事韻話以作人間一段風流話頭耳此神仙遊戲狡獪處也非韻本存世鮮不以為子虛矣

玉真觀記

自伯陽以來大丹大法又玄衆妙千門萬戸单傳密授巖居澗飲清修練要雜以聰明入主化人接引常中道而墜葬於不暝之鄉而慟於多岐之野盖一離一坎而不能使之純陽亦無不以為恨也而東家之寒女西里之深閨耳無聞目無見浩然塵欲之表捐親戚棄人事早自信而獨行若良知而縣解起玉真觀為黄冠師此華山女之所不坐講所宫觀而奉玄帝前三間東偏於是禱者復之東偏日又日盛希静求余記之按天官書北

方玄武虛危朱文公熹謂真武為女真神非也今為真武者又像如道君皇帝亦非也虛危居方壬癸天一生焉為是一者青龍白虎朱雀交會其所是為龜蛇與三物獨異而其名玄武有不物之物之道焉玄者天也天乃道也此豈女真後人名號之雜又豈天人福相想像之比耶北極以為天一陰一陽之不測也南面以為君二氣五行之妙合也黃帝以來得之以立民極伯陽而降得之以善其身求之形體愈遠求之禍福則又遠水中有

火先天地生道家以為龍虎而法家以為雁劉吾日用飲食真跡而心踐之顧恍耶惚耶為是宫者物耶龜於圖於卦戴頁而北首南方鳥火飛舞來并雀化蛇汞見砂天地由此合而萬化從此出故在太虚為關軸其大無所不至而靈亦可知第言符咒執効淺矣斗為江湖去虚危最近觀劒氣者常在焉豐城者未嘗失延平者未嘗在也仙聖往還一氣遇物成形西山之下有劒焉曰旌陽東湖之上有劒焉曰真武其地合其宿近故其

神最靈豫章吳楚之間又江湖也斯堂也應之矣希靜經營二觀以其時以其地比於創造而天師者遥屬之靈應若昇殆有相焉觀成某年月日

江村記

胡端叔風雨步相過語余曰余友過相厚曰端齋端齋云者余不樂也世亂得江村寓焉因自號江村余非號江村也昔者余居俯是江也今如得吾江焉蓋吾祖靖康之來安成北門也於是百餘年而余去之去之而江

村江在是而吾居亡矣此吾桑梓纏綿之感也願一言以慰吾思何如余曰噫舊國舊都望之悵然昔有弱喪而歸而為人所謬者遠故也今君之寓所距故居五里而臨流太息睠焉出涕夫余亦屢遷者為君感發遷有幾有暫而歸者有久而不歸者有又遠而後歸者有不得歸者是江遠矣其出於瀘水不能百里而至於君之鄉跂予望之在此猶彼何所無芳草兮竊獨懷此故宇則夫憑河而思禹績有不忍言者矣念哉爾祖其自清

江以來自以為不幸棄其田廬傭𨽻而處孰知三世長子又孫大其門閭而鄉人望焉學子塾焉則其徙也乃其所以興也夫又安知江村之瑣尾不為北門之名居乎則雖謂今日如靖康可也謂今日勝靖康亦可也凡遷之為道江為近譬彼茫茫未知所届則後之託吾居者不有遠於今之望故居乎未可知也於是君重傷而不能語曰余蘄君自解曷至此余謝曰余以身譬耳行吟澤畔忽自感其志也若待清之日則躋會稽

者猶礌石也夫又安往而不自得也惠山之泉鑿地而得之未必真是猶居然謬以自誑況乎遡江而飲厭厭既得本而甘其尚何求君來會余戒歸匆匆燭盡而語君問余歸志余笑曰亦君志也遂解手而別

東樂記

不知仙之樂於人間似否意者人間之樂亦不能不樂也觀其言沈東老可羡可敬尤賢於人者不過釀酒留客賣金収書二事而已果然吾亦樂之人人有此樂而

不有然亦有所苦耳嘗行千里中路遇親知問鄉信外
望店酤村釀渴相就而囊無留資索然以别又嘗都城
閲書肆名帖已價闕十千錢不能居數日貸就則他主
取之矣自是每過肆往來於懷以為恨而使其時得之
當何如也然人情事後之恨無涯而當身之樂常不足
凡吾所言又昔所嘗苦也而亦嘗以為樂者今人見東
家貧西家富然後乃知其樂未見亦不樂也譬猶江行
視大商厚載高檣列艦歌童舞女百工備豫所至邑井

盛麗留連風月若不可及漁舟醉臥夜起蕭然顧富商燭下持籌而歎如有所負明日視其主人猶有墨色不堪甚之意祭流問卜豈大得亦大喪或未嘗喪直計以為未得耳哀哉為漁父笑然此猶可笑者若比年東西家勞逸憂苦之不齊雖復秦越不相為有可垂涕吾友歐陽餘慶居去城十里茅齋立壁風雨不掩取回道人榴皮字語揭之曰東樂余笑曰子則樂矣奈之何西家餘慶曰不然非吾兄弟親戚朋友鄉黨當其叫號僕

痡馬瘏之役無不與也柁舟入海之故無不聞也長湖
江上下轉數百里赴頃刻之諾今雖夢寐猶涉畏景而
暮夜不敢辭也以是僕僕無寧時而心常休焉余曰子
之樂復在此耳官徼竹木吾所居惟青草官募水夫吾
所居惟溪鷗環顧慘然皁隷故家山丘華屋昔者人不
我知今者人不我舍及其無事日閒隻鷄斗酒念平生
故人緩急有以相及者必餘慶餘慶為餘慶者樂也餘
慶曰雖然何心樂此余曰貧何樂之有今而後知貧之

余樂也而亦孰非余者矣異者今之西也其又有愈於昔之東者乎始吾以昔為不樂今西亦樂也夫余記東樂耳而西與焉何哉

極高明樓記

贑平川李氏舊有讀書樓面奇峰閳州里吾鄉諸老多賦詩詠歎傳道之近年南北之交以兵燬宋輔併而與諸父起鳳修復焉扁曰極高明而請記於廬陵余曰高明者非方策之所得翫也一室之間嘯歌俯仰四方尚

友無不足者豈必其樓爲哉雖然不讀書則已讀書外
大有事古人爲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
合戰攻次第古今勝敗風雲變態日星度數閭里興廢
燦然如在其目其閒居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憤
至或求異代陳跡戰場故壘荒丘亡國如太史公過大
梁阮嗣宗登廣武昌黎祭田横弔望諸君墓其躊躇彷
彿𣵀拾形勢想其胸次如劒干星奕布陣往往藉是以
騁非必真有是境也不者腐儒俗士佔畢不出丘里生

醢死蠹滅沒誰紀然亦有可哀者貧者不能遊遊者不能遠也今子之讀書是樓也不待過都歷險登高遠想探幽考異而興亡出於夢覺勝敗等於目擊歲時賓客淋漓徙倚撫今道舊有悲有樂歐公太平出守而欲求暉鳳就禽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陰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謂其所見畧同可謂其不病而呻吟亦可若子之於是樓也南望而蒼梧陰東顧而子胥没其晦明風雨烟埃起滅南宮北里頹垣廢井亦

有得於語言圖畫之所不盡者乎此則學之所以為有用樓之所以為助也於是李氏子慊然謝曰吾樓何足以當此余為之頹然而起曰嗟乎此亦非他時之所能得也蓋愴然宛然如見其處宋輔之叔景儀課子姪依於道嘗五上觀光世季學不廢元祐間有名朴事伊川者其族

讀易堂記

大秀洞天監宮道人曰魯雲窠年七十五聚山中童子

挾書各異而名堂讀易求讀易之一言余問易如何讀
讀安用道人不對余笑曰具是矣凡讀易與誦經等不
知諸天魔王神通變態與金書玉字説經功德誦之又
誦何當於神明何益於入理而稽首空中如有德色今
言易九六利不利彖某象某人天劓鬼車載鼓罷歌咷
眇跛無膚噬胏封羊牛草狐尾字不字涉不涉一見已
決厭再見尚須讀耶徒元亨利貞近身遠物不得其用
則亦與道經咒語無異或遂問如何用余謝曰何用易

至邵康節初有用耳康節四不出出遇人云日有未佳
即返顧不知數耶此其所以知數也今人語易神異而
日用之不知古人開口必於易故王子廖知莊子子太
叔皆曰是在易也其之其尚須卜耶通身皆易通天地
皆易通古今皆易而不知知讀而已讀何用又未有知
無用之用也余去年過大秀魯道人聞余至穿林取疾
延客坐堂上拾炭煮泉焚香供茗語小渴復供閱春雨
數品明日從余郁木欲攀蘿逕或曰雪未消且佳此兩

日半共一卦氣至今再卜其勝亦不可得日異菴道人至問魯叟何如曰日健飯喜茗如昨余曰是真能讀易者坐久復聽泉聲琅然

吾廬記

陶淵明人品自高其率然而出率然而歸賴其詩文興寄足自道本志使人想見公解裝登舟望烟村柳色曈曨東作之外而其廬近矣嗟乎樂哉誰無此廬而誰能言之蕭廷直兄弟呻吟其鄉拮据數椽取儒科頡頏為

宦族子姓容焉中分第甲相過爾汝欣然孺樂來者莫辨誰適於是廷直以其兄所謂郤廬者共之曰吾廬本陶語也余笑曰儉也志於斯隘也色於斯畫地而處尺寸不相讓曰吾廬也或蓬蒿環堵倪焉自足曰吾廬也斯二者何居吾廬曰不然不然自吾所見少時南宮北里長千步之街一姓之宅代衰系絕行者還顧今其有存焉者乎又且倚廬而言之層城上林人間世外不論大都富郡封君甲第下至賣漿洗削高樓列肆陵夷草

莽今其有存焉者乎破窗辨白屨二踵來掃地班荆比於巴人之橘韓氏之楸苟焉愈於他日每鞭塵蔽野揭竿堅屋棄焉而走道傍寄食轉目為飛烟吾籬疎援薄然跂者不求睍者不毀尚念承平諸老驅馳浪泊顛頓九折或過新居一覽或念故書三易運遭百六而屠羊不返爪牛托處今吾與伯氏喘息也而相聞容膝也而待客邠風未改周餘故吾其不有餘於古而猶有所不足於今耶余聞其言歎曰茅三間如此雖周公不與易

已世之化也起耕夫自大蓋前人無能徙寬鄉市大宅者皆是也而吾廬少矣元次山於其所居壹命之曰吾政復不吾亦復誰爭子所宇宙以來此山此水是不一姓愚哉吾也然不元之山元之水而寄之吾則亦廣矣大矣安知子之非吾吾之非子也雖吾之可也謂之公言可也客之主之亦可也吾儕小人知闔廬避寒暑而已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不知昔者吾有上棟下宇在通達之中壙埌之野自陳仲舉徐孺子輩或不事事或

不復相維持年深事去風雨敗之今落然無復遺跡徒行歌俯仰望蒼蒼如樹下危坐愈恭歲晏凄然曝我冬日亦自以為寓焉而已矣厥或告我子寓亦將去為之茫然尋杞天之憂而問絳人之故其愛我者曰子何以彼為哉子有室廬其中空虛吾將補子以不漏而扶子於東隅是頹然者豈不益可念耶言未既吾廬主人悟曰吾則自以為足矣亦自以為陶矣乃不知吾之外復有吾也天地一廬也廬一吾也彼非吾不立身者天地

廬也吾一廬也此非吾不生人人有此廬吾者吾之孰
能得此於子吾也由子知之耳未必淵明亦知之也子
能為吾吾廬記乎以此

山囿記

里有同氏善畫山水求所以自鳴於人者余取昌黎南
山詩目之曰山囿復為記曰孰非囿也子之為山也亦
嘗縱觀日涉而得之乎其亦心往而昔至也夫眷眷然
𡋣市之為居曠而立於莽蒼之野浩然而歸周流不出

百里而西起岷山東天台雁蕩南至於羅浮其間如巫
峰之雲廬阜之瀑洞庭九疑之縹渺西湖靈鷲之清麗
桂林衡岳之竒古騷人志士之所遊與遊而不能造造
而未及徧或牽於同行或困於無侶或數步有公事不
得往與中道廹於私故徑歸者莫不猶有餘恨幸而得
至其處而敗於風雨怵於蛇虎隔於梯梁僕痡馬瘏猿
斷鳥呼即平地入望而濟勝之具不進亦且彷彿而止
子於是閒若堂奥若莊產若菴羅果百里鏡現維摩臂

而取以來也其何能如是想子之胷中嶄嶄乎筍石造
天幽幽乎藤蘿逼人浩乎其出於平川渺乎其出於纖
妍恍乎其不知所以為之也則吾於登臨也愧之矣蓋
久而不能賦也而入於斯子之手如覩昔者吾嘗笑相
如之上林也彼則自以為鉅麗矣不知郊關之內草木
禽獸若此又何足以喻於海島之一洲泰山之一石而
喙殫力竭若人間世所未有不知建六合之家環萬山
之勝則左秦右楚皆吾圃也蓋精神宇宙一俯仰而得

之几席不似子之圖於畫乎而何區區焉有之有吾四方倦遊歷歷在目念情少想多輕車而不遠南史宗少文能以一室自畫平生所到山水置之壁間曠懷卧遊鼓琴而谷應恨吾手不能畫欲托之子以寄吾想然吾有大恨吾昔者所見臺池亭館山明水麗人物草木舟車管絃殆不止於畫也今已矣將象其丘墟弔其遺迹要亦何可勝道毋亦存其舊日記其大略𡖖𡖖其丘某水依稀指畫為後生輩言之則畫之有本幸其藏於子

者無恙或足為吾遠想之一助而神傷獨往終有不能無情者賴子未嘗親見親見殆不能畫亦不忍畫如優施學故入談笑意象豈可復覩哉今吾行田里間無不惻惻可感況其見畫或曰孰非囿也吾與若遊於其間有賞之而已而安用自苦如此斯言亦甚達併記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道莫迂於天小之為生成次第大之為晦明消長又大之為升降變化常五合六聚積數世百年之久東海而

生一人焉西海而生一人焉及其得志當世如跂而待跂而遇不間遠近隔今古分彼此吾道猶是也夫子存不大信於天下朝出而晨門譏暮歸而荷蕢笑蓋倀然四方之野莫知所從適甚或削伐見異極矣然易世而門人尊異代而遠孫相更千萬古而南面與天地並今為其徒者曾何足以望游夏而儼然為人師用家國道小不合為進退榮公論大不幸為貶斥比死節轍迹所至遂為後來所追慕愛惜附著不衰而其生也已若此

矣此則夫子之所未嘗遇也如過江前陳簡齋近年魏鶴山皆以逐客道沅溪祠沅溪祠而不自已又因為書舍教人士教益廣則書舍亦益廣今為書舍高下相望奉夫子俎豆終焉此吾所以聞風而感為之極晦明升降道盛衰之故壹不敢以書生之好德者賢於古人而必以古人之當日者適為書生地嗚呼不茍然也吾道之植於生民以來其漸如此武岡本騷楚之國有向氏自𣳠沅徙居沅溪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

學焉晚猶及見靖康之亂簡齋過之相與言濂溪舊事日相得因愛其山水卜翁隣屢賦詩去去又百年而鶴山來翁之孫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簡齋而鶴山亦顧留簡齋處鄉人為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圃今為祠若學古令名諺相長在宇宙如丹青失之彼得之此當時以為罪而後世以為榮是非之在人心如天何言非春秋揭焉襃貶揚抑則其聳慕或不至若此而亂賊之懼者亦鮮山林過客名字不足以相及而禍敗常相尋故有破

家而同傳亦有以戈逐為知幾況過江盜起人自救不
暇顧從容流落主賓嘯咏各不忍舍代有隱德又避堂
下榻講學論道如大父談詩時氣象愈佳政復名節何
與入事而卷卷如好好色來者猶喜談也楚芳不競近
年無過客亦無向氏卒泯泯至此上下風流文雅典刑
志操安得不登臨遠想俯弔仰嘆斯文比古先愈降名
士至後來愈高宋三百年更三四黨禍本無嚴刑峻法
然猶所過在亡親友路斷更名他師因致名位今其所

保安在乃與子孫氏族棄之掩鼻而遠方識面託為新交有耀無窮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必非昔之君子不容於世者有以感發而懲創之也則客之出於塗者不猶愈於昔耶然向氏之嗣有人而鶴山之後無客此固咸淳書舍所為作者文章已矣名節無所用矣獨學問私淑正人心承先聖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尚其在此王通氏有無不可知他時聞有贊王業興禮樂又如舂陵見稱道統推論師友漸摩所自比於生賢之意成物

之功由之而不知利之而不庸蓋小莫能破而大莫能載矣向氏敏衡者求余記歲晏風霜獨行千數百里歸而刻諸石何向氏之多文物與而迂亦未有已也

吉水義惠社倉記

邑舊有存愛莊莊田六百石耳歲壬之困輿發有常官弛其祖重民食也粤自丙子併為官田而民始絕望矣於是邑之士聚而慼曰我飢矣猶有飢於我者也乃口分不腆之田為衆倡衆亦黽勉惟力沛然從之得田一千

八百七十二石有竒是為戊寅以來平濟之莊每歲輸視民田春夏糶踴減損市直過半收其直積買田又三百石有竒然通可官斛九百餘耳民飢猶不足而莊籍為戶右日海船之造後誅物役之不勝而指廩嗟瘠甚矣厥亦惟按察分司馬公布膏澤識政體而內省行省郎中二劉公實來慨相語曰莊名平濟衆積也奈何與并植戶計等壹蠲之然後老稚懽呼釋然如得後望餘命無復患適諸君子又聚而感曰莊之累大矣歲寸寸

積買田固善田益廣賦益盛不愈累乎其自今惠民以其直勿収田止此且自癸未三月易其莊曰義惠社倉雖柁舟不歳造尚邀福於馬公諸有徵斂必繼是以免實永頼勿壊益勸在此記也余歎曰古人念困窮嘉惠鮮必曰敬修其可願願未有已也而事異心違其中有得其所不願者矣是莊之建始於夔蛭相郵忘其家之不足絶斗升擔石以望人腹雖復如茨如梁其於萬家之邑六七月之食比於成季之飱貞恵文子之粥其與

幾何試使斂散得人益以不倦遲十年之後斯人子孫生者無數而吾亦給之為無數抑初志誰不顧此積實生怨固非為已積也然吏睨之為外府官索之如鹽河一貸之不遂再則怒三則有受其禍者矣里巷之事人情之所不能廢也善之為懼也陷而多責何必任衆人之所不舉而後懲且悔哉幸遭仁賢是莊得不敗壞而亦不敢充羨獨懲而為儉斥而為施何也其誼以為我捐以予人則彼亦絶望也吾聞贖人不受金則其後亦

不贖人今之積者非盡民食也有輸有費有不可㑹者
焉幸而稔十可六七存耳不幸水旱十一二未可知而
又修田莱備水患築陂塘貸種穀僦車運葺莊屋走阡
陌待催吏饗田祖以歲之不易事之不虞即十日雨三
日雪環千里而水如去年雖發棠埀罄亦所救一二而
止帶其褊矣幾何不絶義猶井也深者甘汲古所謂社
倉者亦二分之息以此為術其後猶有官侵用而不補
私急食而不繼者况施之為道徒以慰窮乏塞觀望一

志於散而民散矣春山之木樵者不竭舉以與樵者則頓首辭焉惜其本也悲夫吾欲其嘗是莊也如私私不可為復求一説以易之而當當而可久則施之之義又未為不當也以其極也而吾猶有所不滿毋亦是區區者有可以充之又充之實而由是止焉此固物之所無柰何而理之所不能無憾者也夫義惠之與平濟名實遠矣記其名不記其實則是莊縣存愛之而平濟縣平濟而義惠雖為之盛德而有加焉可也蓋歳旱不収有幸

種而穫者或美其田之盛而由耕者計之盛則盛矣不如薄収而再藝謂夫生意之止此也若諸君子之生意則未有已也

萬安縣舜祠買田記

大州僻邑深山小寺而一日揭焉以舜祠興雖邈乎徧矣然能使周旋博雅之士為之矯首而遐思汎濫遊騖之人為之褰裳而忘倦亦其所立有在常情之表者則寶祐景定間僧了敬之為也方祠未成記先具鄉繡衣持

節至其處問焉見其晝堵基山為讀書室雖嘉其有志
若寓言者又久之堂成祠成祠成而敬去主龍須其徒
慈意者自仰山歸嗣敬嗣敬之十五年而買田既百餘
石合是二百敬來求田記刻寺俾有考余笑曰時節世
間安得不使來者笑人無能何昔之舜祠者成之難而
今之寺田者獲之易也則亦有聞舜祠之風者也如將
為爾并舜祠記之耶則或者以為無謂也不并爾舜祠
記之又未有知夫無謂之謂也寺在韶山山之下為韶

江江韶口里韶濩雖俚詠志謬自儒者言之無一可若在彼教中古帝王亦猶幻耳悟則舜在牀琴不悟則陟方乃死吾以韶山見舜事舜如吾師然鄉人士之爲我來者如鄴侯書堂如李氏山房士大夫之過其下者如望蒼梧登九成要亦何以大相過荒濵絶逕詭爲異聞隱爲奇覯遊者如有所慕因徘徊之久而又有感焉向之田者始由是而積矣人有常言曰知自孰知田之自舜又孰知日用飲食父子兄弟無一之非舜哉斯民異

端無重華故至此今夫山田二百井田之世不足當上農夫二人之食然亦有甚難者今夫耕者或不得食販夫夜作旦而市或不售則不食彼深山大衆不耕不售而不缺食不惟不缺復有餘而田者積焉今夫望施於人難矣有得有不得焉再而竭三而倦或不得謝則怨而施之佛者即甚厚如梁蕭氏以其國則小果然施者常不悔也不惟不悔益腆而田者積焉彼豈能皆一生死齊得喪道隆行顯且佛實有力至此哉廼其迂濶則

又若舜祠者焉豈非心胸眉目復有在福田之外莫之致而至而好德者遠矣山無窮田無窮百年千年連阡陌始此夫舜祠者理之所不當有而佛之所無用也固有有之而不事事之而猶無益而二僧以此為無窮且以此不朽嗟乎昔者萬安永福何至此後舜祠二十三年七月須溪記

武功寺記

佛入中國以其勤苦無聊之説本非人情所嘗習而堪

之者又儒者講師縱横演繹凡數十百萬言雖才智辯士猶有不能盡通其意然依稀料想若有若亡至二千年不晦則亦不可謂無其理也迺有聖惠西來不立文字庶幾一返之性而分宗異解類為不可測知斷句半句光怪隱顯教意不傳而其傳復有甚於教其難知難言遠而至於不知不言無可授受此宜曠刧不一遇而頓起代起又未嘗無其人也亦猶吾儒起六經傳疏專門之後遇大人先生獨取四書深極性命而記問疏於

六經語録多於傳疏今言性者人可以為聖而聖者亦
不過如其人而止若由聖至神猶從有入無直當置於
不道此其為實踐之學其未嘗學者亦能訾輕前聞上
清談而次科舉故為六經者少而為四書者皆其徒也
文武並墜訟止奪銷於是老山林困時命者始嗒然有
意於廣聞見合經史乃異乎曩時鋪答問而拾闕略者
其或者世道之將盛歟未可知也惟是七八年來釋業
彌天建為官師禪衣而夾馳又有北來高僧兜離旁行

一字萬言誘曰扶教而陵世狎俗舞經斥戒蕩然遊人間意非復凡律所可係縻雖其寵光辟易方輿甚盛而不能不與其教異則雖其徒病之亦莫得而捄也比是而觀則此一時也儒者之廢固未嘗不進彼一時也禪與教之失豈不猶可以為得與然吾聞長沙王聖與言環吉袁潭三州八百里有武功山山深絶無人之境有僧志一猛獸之與居枯木之與徒創為道場一作一息視如叢林雖開創甚不暇給不廢是事嗟乎禪之不禪

其已久矣北非無宗也其渡蘆君子之國九州之外萬一有其人焉而亦不可見矣是佛最盛時而禪學往往而絕也江湖閩浙之間寺以千數吾豈敢復望大乘氣哉而況崇酒肉以為常混色空以為達一興一壞過習惡薰於此有人焉為是寺存是道豈獨今日之所少而北方之所無也而欲為禪林之科舉乎雖大如徑山高如雪峰吾猶以為隘也將為禪林之四書乎雖辨如維摩論如大慧吾必謂之儒矣寺在葛仙峰下左飛瀑右

石江匯為三潭龍居之沿流隱見獅子香爐乳香諸峰在水口經始於巳夘春為雨華堂其為藏為殿為門也不日成是獨法堂數間耳先為記可乎余應曰可或又曰見諸如之何未見如見余不應舉手而畫曰一又曰一乎師乎抑別有指乎余不應且不畫非不畫也乃不知畫之所起於是或人悟悟而稽首以是傳

玉笥山承天宫雲堂記

玉笥承天之雲堂成五星聚斗之歲也先是余遊洞天

宿山房見其成而去為書廬陵劉某過第一山山中人求余記之未暇也其明年乙酉九日登高把菊望數峰如笥意欣然記之雲者出於山如玉及其得於天也如芝如筍如鸞如龍如浙江潮崑崙樓又或堂堂也而如人飛空騁轡以遊昔者山中之人共卧木石之間安知其至是至是望焉欲即之而不可得也亦可以一帳然矣山九真皆秦人方其避秦也披榛藿而入巖棲而澗飲草衣而木食欲是堂也得乎雖後來為蕭為孔為壇

為宅不可知即子真九江棄官變服亦必飄然為樵夫野人混混乎其中其霜露槁乾豈比茅簷俛仰之適哉而數世之後仙宫化城金堂玉室披華星佩紫霞鳴鐘列食波及來者巖巖如别館不知前八九天人者猶彷彿過之耶其高才靈氣萬欲如王羲之陶弘景之流輩游忽别亦不可得也何昔之鶉居者望焉而為其所難而今之舍蓋者儼然而不就其所易也亦可以一悵然矣然吾聞古仙人記云去後千五百年五陵之間成仙

者八百其時可其數可廬陵鍾陵不合者如礪斯堂雲海日閱入而如指安知不有隱君子變姓名而處豈皆如吾等淺之為信信又淺之為留題哉咨爾來者候氣審之舊堂御書樓下如寄提點江西道教知宮事李允一既修殿餘廊西容焉高樓廣倍於是副宮許景容分琴書其間允一景容皆吾州人記成明月甲子書

靈威廟記

陰陽之氣行乎山川與日月合其變化詭特起伏盤礴

必有所為者非通乎六合之故遊於萬物之表則不足以識其竒而以為怪儻所謂人物亦猶是也況於神哉山起西南如青城太白者幾為五嶺其趾而髙入雲今吾自章貢仰闚視灊瀧懸絙如在山上不知其流至此已入地萬丈凡出乎地中者為泉皆竅而湧其精達於海㴲如也人見其下流而已通大地而論則涓涓者江河之祖然其泉必出於僻遠往往忽之吾測地於天以泉知海故於記靈威河口也如見不敢忽也靈威廟吉

文永昌鄉鳳凰山下義昌水橫陳河口西會瀟瀧至此四十里如瞬弭焉蓋天山之飛下溪谷之上浮氣勢融合如絪緼中其傍為靈巖巖有寺寺宗碑記廟在建隆以前石神像也故曰石頭王廟初贑大水石乘桴卓篙止焉江為却流民不墊决自石之來旱禱輙雨已而逐捕捕獲戰盜戰勝護其鄉如家室官大其宇郡異其功歷三百年尤信故在淳祐為靈威丕顯哉賜詎止此廟自水西遷遷者孫氏克順今其孫珏又與何仁叔劉

宏規率其鄉人為石郎殿其左廊七人第七末可知比尤顯蓋王子雲或曰石言耶自立耶而何從而知之也余曰不然人之得於太虚也息耳而為聖為靈為不可朽則亦一天地也彼其托於形受於氣得於雷霆風雨日星霜露者萬變乃與隤然確然同體而尤璞故其感者或為月為星為龍為大士幸而不出於金玉而為人所戕則貞剛之至必將有所激烈亦猶區區者化為石誠之為物必有至此者耳而子以為怪又安知今之南

面者非穀城之老人與金華之仙子耶昌黎韓公謂清淑之窮而高且逺者其神必靈其爲石英丹砂不能擅當其竒吾以是山川考之抑高且逺而尤竒神之凴依其間者猶鍾英於宇宙自與南來踴躍而巚沸者爲一都會天道莫神於陰陽而不自爲非是石也不能爲其幽非是山也不能爲其明未有非五合六聚而成者也亦未有百年千年之久而無所爲者也暮夜病若産聘醫閭媪不出丘里之間而生者每生則衆有司之者矣

非耶是廟也恨其出於幽遠而無名而亦幸猶伏於巖穴而與人相似故其俗厚而民愨其物產力作尤多且裕而自見於功名亦三百年矣有項氏士龍登甲戌第其明年為德祐

吉州靈護廟新宮碑記

東南諸郡城隍封建王為大或謂頗陰懿侯未嘗至廬陵定江南者堂邑名同非也天之所命必其福力不盡用於當年而英爽猶足以有為於後世者雖無江南之

跡猶可故太山之下得古名將而北地通祀關長生陰陽之塞宇宙如一身但言介君者景絶誦弘公者病已況漢初將相餘烈豈後來名字草木之區區者乎余欲效太史公最王蹟石有盡斷自淳祐戊申淳祐戊申踰瘴嶺入江西南安之檯奪門以出野死以村斷已而贑而萬安而龍泉草船柳車訛動城外有謂神戰於境上者其地其日如截雖怪不可語而風至輙藴寶祐乙卯夏禁卒康成叛夜縱火掠有告者守王侑命黃淮將卒

捕天大雨黑惟電中見城闕之處逆黨登屋得於電爍如巳縛黃淮云開慶之變東臨瑞西起袁環馬足所不至者二百里卜於王曰毋恐其驅之之衙吾民不知也而敵之人能言之於是為景定議王功封靈應忠惠顯佑廣烈王王子以下列侯五乙亥入衛者萬夫軷於廟出廟門晴雲倐陰蔽舟而下岸者畏日他反風致雨拯旱災疾疫歲常事尤異而亦吾所見吾郡所見且二三十年間所見耳民生實難比年出於水火又難也相道

不言而千萬人奔走如市當其危難請禱不自吝稍紓旦夕顧念力不復給㝠報尚或可緩蓋公私交痛若此而猶廟宇增飾日新月盛則報者衆也財者民之命脉非其求而獲不可為而救何至絶筋力窮無涯事不急哉廟有寢制也溢而後宫數十詭麗則自寳祐乙夘始宫之成也吾嘗過之曼廡雕牆離為六六金珠黛緑繚繢千態凉臺俯池舞殿連閣綱疏朱戶鏤沭鈿柱帷帳甲乙層軒疊甃佳花怪石壺奕琴瑟前堂列壽孫曽位

置高下相屬雖蜂房蟻垤要亦備矣彼閭巷所為若此孰知金門玉堂清涼宣溫上林鉅麗如忉利兜率或者猶以為此工力所成非神人所居雖以基臺井幹中天迎年其於涼風之山縣疏之圃明月之宮寒露之府下視之猶如積蘇累塊況是宮曲折不類飛塵之集蟁睫耶然昔者諸老常為我言累朝宮室之儉與少長所見都城邸第人間南面王乃不至此政使盡如尺堵之制當何為世宮廟之作像其居處意豈知王平生哉則自

漢以來至今日又盛矣每嶽降之朝張燈之夕傾靡曼衍遊娭獵觀香炬數里計千五百年用物之弘積成之衆凡出為侯牧去為公相與數萬墉屋高科膴仕諸貴人籌慮無不邀福請命待罪祠下此邦之人無小無大若忖其意而後從事福智通天閱人成世豈比憩棠樹栗變衰而代盛計南康九江豫章臨江宜春章貢建昌之祀皆然而廬陵又盛矣人神相依精意蕩激其諸福之物實稱其

事而回視窮閻凄愴可為永慨嗚呼念哉民之無
告余以前史氏為父老所屬筆乃為歌以侑王歌
曰芒芒芒碭興龍雲萬騎力疾昌文君重瞳一落
垓下軍漢金購我頭千斤赤帝縣此絃朝薰雉晨
不怡與擁文頹陰相懿寧酬勲帝命封食西江瀆
靈威喑嗚澍怢楚遏亂勦暴如斬棼震收電止梁
擢筋左麾駱甲癘走磨新宮沉沉筀鏞蕟荾杼絡
抱疏鱗紋曲闈綺闥飄氤氳娭光曾頻盛鬋紛爛

如芙蓉星佩裙芝蘭參差鸞鳳羣綦博歌謨容沄沄王毅以武還顏忻蒲萄湅清雜且醺駝峰醇駱羅饌葷鴻門落日哀榆枌萬歲饗此沉烟芬兵曹醢脯鮭蟄犢俾我孺子懐訢訢容我黨老安富殷無復魍魎瘴疫氛扇回樂閡寢廟分廬里叩齒王知聞

清績堂記

君尉吾城中時魁相持節章貢君以書自通章貢公復

書有聞君清修又甚縝栗語往往還贈浮俗槩常常者
云爾猶未足數數稱也一日章貢公建帥旗部分萬衆
啓行道鄉邦檄軍諮從事首舉君舉君詞曰廬陵尉楊
如圭清修溫潤縝栗强明衆謂人詞實稱然幕啓版授
類頗侯輩意未可知及君出章貢書伏軍門謝前得公
奬目且年歲於此豈偶合抑素論定何其言之襲也不
敢忘不敢當公欣然啓齒復大書清修縝栗之堂以遺
之於是知公出一言而溢於胸次著於筆墨非雌黃反

覆蘭閣徧賛前戲後忘造次得之亦造次失之者君子謂公與人之一如此然自是各轉徙淪落身世在亡俯仰何恨惟平生告身與六大字仆起必俱已乃併失慨然曰知己之言從是絶矣流離出嶺栖泊吾里晚從故吏故牘中得章貢書故在雖已寖欲朽寶之如新僕僕袖相過曰見公所執贄見者亦公也請復書六大字并記可乎余曰可清氷縝玉義蓋兼之矣為作清縝堂記清縝曰嗚呼古之人古之人其不可作已諸葛公困敗

無成而死之日仇民孺子尤憐傷感嘆之者以其成都子弟無餘財粟無妻妾之傷心平生觀書大略及臨事十反手教嚴悉罰二十以上身親不煩忠臣志士所為悲歌流涕終其身自以為不及雖誠有恨而不敢妄議之者以此彼賣薪榷水貪夫小人不足論晉殷生唐房刺史皆以迂疎致誤見笑後來名賢達勝苦心用世安知其至此是以山東沛公之業為噲等而慨然江左夷吾之風見士行而自失是二者古今功名之所不備材

品高下之所欲兼而豈易言哉顧雍得蔡邕一嘆於塗而字元歎桓温辱太真一盼於襁褓而名温雖人物不同自薰自蕕而風流眉目皆成故事當世想見況經公手所論定表表如此而其植立死忠死節足以附麗而難忌宜君之圖之也雖然猶有怏周伯仁者猶有以滂禍為未塞者猶有睨而不視而諱稱門人者則君之汲汲也其不使余悲乎嗚呼容乎孰有清縝如君而猶存者乎數世之後不知何人而談清縝者從是見矣君蜀人

大雅堂楊氏矩湖子好修隱處愈勵如文山言後文師之九年十月望須溪劉某記

山窻記

袁氏山窗古心先生益國江文忠公之所書也吾行廬山意公筆墨在在暉映然山南北無一字非居者之不求求不與也而南林之外兹山之下夜光出屋飛動洋溢念與公遊從非無意者而故居陋甚不足以容於今何及蓋徘徊瞻忽之餘如見廬山高於此少時讀淩虛

臺記以為在終南之下而不見山故築臺焉如使見山者必待築臺而後得之則亦多事矣是間面壁斲之為窗而天生焉不知蒼蒼者之欵我耶抑余力能致於此也蓋悠然與之日夕曈然與之俱曉不惟山在吾目中而天亦在吾山中矣豈小之為量納岑樓寸碧而已耶彼以為一隙之明從是漸悟者不知心體之陋見心即天也天高九萬一舉目而大全露豈有破碎隱顯昏澄之隅大小之間若癡蠅之觸飛伏之眯樓螟之竅耶不

知心體則雖四方上下無往而不礙自未有此窗言之塞固塞也轉而為窗矣而窗亦塞也自窗之外言之則山之未見者見矣而山亦塞也山則在此矣不知是山與他山復何如平生所見又慊然如有不足而為之遠想為之圖畫往往喜聞而厭見不知一丘一壑即千巖競秀政自何異復亦何以易此每山行歷落窮崖深穴愈盡而愈不盡然奇峰翠靄曽不如遐觀而倚杖及僧房野店得之燕坐如闞如即尤使人依依而不能

去勝於當然無不得其全體此亦觀之至也尚何求樂哉恭父既玩之此窗矣嘗試以吾言隱几則見山如我見我如公要亦未嘗不日相接也

樂丘記

科舉前傑然有文采志慮可喜者惟安成劉翼異父兄弟曰翼異父請曰余兄弟為家君求樂丘於馬淦陽既書之而家君望子顧子記是丘也則出其云云如畫余益難言之而辭之辭之又難人子以此娛親而親之樂適在

是有餘矣達哉此叟復何求於世而何惡於此丘且為足下家君言有子而文而高科而名世即八九十亡恙其不高車晝錦銀青金紫擁左右寧能一日舍此而盛時早計若翩翩塵埃之外去復來者叟亦知之乎此漢高豐沛新豐閭意豪舉蓋世類如此而卒不知千秋與萬歲魂魄猶有知否也不者其亦負此丘也雍門之歎伶玄之感言未終而飲餘淚是間獨何樂乎雖然吾亦厭乎吾生久矣乎蘧伯玉請先乎是叟則是叟之樂吾

能言之而欲為屈子之遠遊復臨睨乎故鄉乎而故鄉已若此矣而欲為莊子之夢復舉而出於南面王者乎而南面王已若此矣迺有陋儒噭然而號於極曰皋就其所言甚麗甘美皆吾人間之累可為頻顣嘔噦悔重誤而不忍復顧其庶乎知人心有憾事者又反為之大招曰舉賢能任豪傑先威後文誅姦鋤暴尚其為我來也於乎近之矣而亦不足為已吾安能復置是非得失於吾心哉往者吾弗及來者吾弗聞樂莫樂於今之為

吾者矣而以昔之知我而復我亦為不知我者矣雖然其事尚遠遠者百年後也奈何乎今吾知叟之心矣天地一丘也古今一我也何必以生為不樂死為樂登高而望黄帝之所休文王之所避風雨在我猶彼且吾何暇哀乎吾之所不及第論十年閭尸鄉之客杜郵之鬼其人皆英雄文武榮名福力騎列星而横四海又通宇宙而論生無名死無成如狐如貉如鯨鯢相望儻以此為樂則皆樂也而又誰樂之耶吾所謂樂生亦樂死亦

樂夫吾亦有何樂嗟夫夫亦欲樂乎此而不可得則吾與二三子逍遙以永日優游以卒歲可不謂大樂耶蓋累不遺而已忘年未老而先化昔者子貢倦學而請夫子與之言睪如宰如者如此不知者以為實其知者以為寓也迺吾亦有所倦乎此矣嘗試乘日之車出於大荒之野叫重華起文子頽乎其任運而往浩乎其乘風而還亦有知予之予樂者乎而予與叟老是丘矣叟名其字某聞其言知其盛德人也宜壽宜有後

須溪集卷五

宋 劉辰翁 撰

記

鳳鳴山記

通城湯侯謂予所居鄉梓里雋溪之上有妙因寺焉其側有山曰雞鳴如翔如翥諸山莫髙焉隱然四面而望德人君子之容也是宜為鳳鳴倘以是聞於圖志可乎願記之余曰山素封者也孰非人之所命一匡廬也匡

去而廬存曰廬政亦何謂之有今之雞鳴者本蜀之羣羊山也金陵牛頭王茂弘目之曰天闕則天闕矣況有道之世四靈畜於郊藪則丹穴之雛雛者安在其非尸鄉之祝祝者邪事固有可疑而人不疑者且以為簫韶之音揖遜之舞初作於朝廷之上而翩翩者聞聲而感自天而下不憚萬里而來儀於頃刻者乎其或者此鳳之在人間覽徳輝如虞賔者非一日矣故後世之所以為祥者乃當日之所以為常者也是聞鳳猶聞雞也聞

鳳猶聞雞也雖謂玆山為鳳鳴可也山之形也形非聲也孰能聞無聲之聲故坡公謂世未嘗一日無韶吾以世外之耳聞韶雖謂玆山鳳鳴可也夫山則何擇於斯在鍾猶蔣在結為峿屬有名人生之隱者居之是代未嘗無鳳也昌黎以一何堅為鳳鳴之國玆山宇宙人物如林復有遇昌黎公而為鳳者焉未可知也復有為鳳而不止於為堅者焉未可知也地靈獻兆嗜慾有開前乎千載者非惡聲也而昂昂而藏藏尚未得為嵇中散

耳後乎千載名聲變化其獨無與卧龍同稱並起共事業者乎則跂而待之矣君侯身行南北史所不到處意象偉然能為太平者而卷卷後進為山川改觀如聞鳴聲盛心復不可多得而望當世抑又至矣歐公喜梅聖俞蘇老泉客我為之賦云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夫鳳必待太平而後出者也豪傑驅馳於横犇而使後來者為鳳吾黨之願也兹山之望也復有狂歌而過者必後世之如予者乎而予亦從是遠矣作鳳鳴

山記

晩圃堂記

晩圃魏國韓公詩語也道師熊氏藏室名焉吾因子有所感矣士大夫困州縣老塞下勞侍從倦台鼎懷淵明之高風念伏波之苦語常已晩而不歸或不知其已晩故有托䰟夢於枌榆委芳馨於蕭艾自其悔痛言之先一日亦為早自旁觀者太息則未有不晩者也今子之涉世也其能幾何盛年高舉待詔金門八駿如風再往

返猶泠然善也雖故山見志歲晚浩然即五六十又八九十未晚何早計如之於是師聞吾言啞然笑曰未嘗晚也未嘗非晚也前所言者直一世之晚耳一日之間以桑榆為晚一歲之間以摇落為晚以摇落為晚則桑榆非晚也若代之二叔則摇落又非晚也是以今觀昔無往非晚也予歷廢興玩倒影處西山而賔餞存夜氣於燕息寂然若羣動之俱泯頹乎若松柏之方獨彼血氣衰者類三十年為一候吾清淨寂寞者則雖百年一

日也荒吾圃於未央何朝華與夕秀有抱甕老人傴且僂甚過之而嘆曰吾惟早種以及此也吾日入而息未日入而息為怠安知夫怠者不樂吾圃也夫大塊勞我者也而大塊亦圃也因負鋤而立見月而笑

湖山記

淨信大師行成自燕歸豫章為吾州僧録然士大夫不稱淨信而稱湖山其徒不稱僧録而稱湖山以至四方之客問訊焉曰湖山湖山蓋叢林之詩友方外之義俠

也而亦不知其湖山者何謂一日出其鄉章丞相題字云云則山西山湖東湖也凡浮屠氏四出以遊乎空中視戀著故俗如未出家可鄙師獨馳萬里外國不忘其本本儒氏故歐公從石曼卿識僧演慨然以為承平四十年磊落竒士幽憤沒溺於此況南北橫潰聲實陸沉師能進退自守騰夔踔絶恨無以曼卿之交交之也而皆其外也吾且指山河大地言之自岷山積石以來茍無洞庭彭蠡具區鉅野從容磅礴之以入於海則雖龍

門伊闕廬山衡岳天台雁蕩其頽然渺然汨於鴻水者皆不可得而見也今人不能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具大知識則有以山之高下為踴躍奮迅千轉萬變而如龍者求其所以為龍而不可得則又以為輕清既上玄黄者一旋一轉澄湛而下漸積汚濁以及此也則雖天地之愚不至是矣當其末為海也出於東南而始有湖則山之牛尾而聳者已六七及其洋洋而並於海也而向之牛尾者如象而為島以千數又行九萬餘里而得

於歸墟也則蜿蜒斷續而如龍者見矣如龍者見而高者或如天矣其不能如龍者亦且坦然偃然名為大塊而不可紀極矣自其下而觀之則亦山也蓋東南之為湖山者若此用此觀之則通達之中其為雲夢也復何止八九而彭澤之濵西山之下有東湖之勺水焉夫何足以與於大澤之罍孔而睠焉言之若畏壘而止豈其不自廣若此抑此吾初也繇湖之初而有山由山之初而有形由形之初而有我由我而卒歸之無為佛自其

有形者與我無盡則山之來者皆西而水之行者必東也亦安往而不得吾土自其無形者為我則今之巍然者雖數百千丈乃與放焉而溢忽焉而涸者同一起滅即海之所謂東者又未必非天之所謂西也而何懷乎故宇之有吾嘗植杖於笠澤之中洞庭之野而後知宇宙之四遊也皆若此是蓬萊之清淺也未嘗不為陸而員方之遷流猶覆却也而況於歷陽之故愚公之役又有出於人事之未可知者乎則今之湖山其非昔之湖

山矣嗟乎湖有幾而言湖山者必向西而笑嘗試與師誦東坡天竺靈隱諸詩喟然想見孤山風雪之外又如坐飛來而飲龍井則師之為吾故人也不已久乎

豈畦記

天地間無息壤矣南湖朱氏子得其一丘以為畦東至於鄮䕶龜陰西至於虞芮南至郿劉蔿于北至蘇忿生有槔焉灌之不受有桑於此遜又遜之而莫知其何人也則相視而笑曰子豈畦者耶遂自號豈畦吾闢之曰

子以不畦之畦畦人於無所可畦而立乎其中中者圭也圭者二土也自南北觀之其何畦何不畦之有開阡囊括以來宋之揠楚之蹊由戈錫之荒不論論其譬於道者區以別矣高者為麻麥下者為蔬芋數之不能終其物而陳者皆迹也變者皆道也此不足而彼有餘則吾亦無不足矣善種者不穫善取者常無窮焉蓋無適而非吾畦也人之言曰鼠壤有餘蔬而棄妹釋者至曲為之說不知至人者自藏於畔側遺秉滯穗皆寡婦之

利鼠有餘則妹在其中矣妹吾妹則愛之愛焉而不獲者衆此望人之腹所以覸而多責也可不謂哀邪古之夏畦者吾得數人焉子産以蕞爾鄭為一畦而人謗之有莘之野啓七十里為一畦而匹夫匹婦皆已責禹貢周官至以九州之内則壤經埜為一大畦故胼胝吐握者終其身畦復畦之不足雖天雨猶有憾也若乘雨之雲負月之露以出乎壙埌之野則青青陵陂槑槑古治吾庸知其初芊綿者春也采采者人也大以畦大小以

眭小亦無人焉而不我彼以無我為無眭者正累我也我則異於是無我無不我王佐名鉉天資近道學焉問焉非無志於用者吾故擴而闢之可以觀世可以處世吾須溪農也第五十八雨水中華山書

古山樓記

長沙朱君佐過予於廬陵相視各壯歲也已矣年近五十書來語我古青之樓將棲隱焉求文以為記余為記之曰青者何山也請更之古山如何山在天地間幾千

萬年而未化如駢枝疣贅而莫之勝說豈惟人病是將陰陽者厭之矣吾亦不知其初高下磊落變化何以至此也以為大塊之所壅而洪水之所決邪其高且數百千丈為日月相避隱處殆造物之所不能去也意者其亦有杞國之故且墜且積以及此邪求之六合之內而不得雖神州赤縣吾不信也異乎此者其當何如何厚何高何頡何頏於是有共工者觸之於是有五丁者鑿之於是有愚公者移之觸之鑿之移之之不可則鞭之

以秦皇拔之以項羽蹴之以夸父而不勝而衡守而擅鑄而媚之以封禪而阨之以兵革其窮人力若此而謂天地欲無意焉不可也謂天地有意乎後之人益不可也而後之人若有力焉方其自恃也有過此焉而卒不可恃也彼其有助於人也亦多矣其助之不可而因以敝之與其敝者自敝而獨與天地者相終始也悲哉乎所謂古山者如此吾與君登樓而望君所居嶽麓循嶽而南為蒼梧之野二妃之所霣淚南至於羅浮望三山

者或彷彿焉今其人遠矣少西爲洞庭又西爲峩眉之雪蠶叢魚鳧者不可得而道已每聞子規喟然而起起而望曰望帝今其人遠矣自江入於海則東也其山曰塗山玉帛萬國專車藏焉又東爲滄海安期徐生自是而不返今其人遠矣言未既君振袖而起曰荒哉萬古濶乎其四方也吾樓於是閒也何居其曠然若古今之塗乎其亦他有所可隱乎子盍爲我言之子不爲我言之曠也奈何余仰而噫俯而笑曰今猶古也今之古者

其猶有存乎則余不得與於斯也子又以今之今者為足存乎夜以思之其知之矣其自明日以往抑不可知余以斯樓為不足樂邪四方若此君樓居而我記之其復何憾井幹麗譙臨春結綺盛時鉅麗者安在下至齊雲豐樂岳陽黄鶴騷人疇昔徘徊落日又焉知其至此則夫斯樓者其不足記邪其不謂之隱耶夫四方而不足以為隱則隱此足矣隱而謂吾山則吾山矣山在天地間誰能主之四嶽三塗是不一姓以吾隱此而山亦

吾則山與君俱不可得而見矣不能不在人間而藏於人間異時欲知君者求之樓欲知君樓者求之記記成於己卯庚辰之春日是日也霧漫天白子規南二妃西青青者如失惟朱氏樓獨存

戒岡重興院記

天下名山必歸禪林如封建大國鐘聞數里僧徒千百會食一處高下萬間王侯貴人賜金上腴奔走飾奉香霏設浴南北宗枝縱橫訶詆見稱冢嗣枕經而卧名滿

京浙荒州僻壤誅鋤苦蓋羣居鹿豕羸垢雜翳身兼土
木霜朝露夕堅苦誦習小心戒行節食賦工髙像岀簷
亦極一時之力迺有隙光破陋觸礙成機超然獨悟更
在諸方之外無聞之表任心直致田視叢林墮落髙座
刮席然後知燕姬趙女不必勝於浣溪孫畧齊翦不能
名於背水又未可以地望尊語録惑也二十年前西湖
鄉僧盧求吾志三塔笑不與復不自意為安成西戒罔
山重興律院發其狂言至此院淳熙間有瀘溪王氏僧

道清以醫名有艮齋謝公諤書重興而莫知其所起無圖牒無碑志清以嘉定賜號慈濟大師大師傳獻可可傳志寧寧傳師聖聖傳德顯顯傳幼聰聰傳復濟皆名醫而顯近年重建法堂與聖所為門廡殿閣稱求子書慈濟堂且記慈濟著清也佛為大醫王方便救世醫能得其慈心何所不濟是間七世專門名科四望迎致不知愈所常苦淳熙至今當復幾千百人大者施田小者獻供從食得衣以儉至餘日興歲造如負急償積久同

新愧後擠前第如所就亦自難事施益廣醫益聖又寧止此予因記是本末喟然而嘆曰賈夫販子千金小腆有不肥嗜其欲取饜其事者乎同居圯半坐傲風雨劵分庶孽臨終執手猶有平生辛苦之恨而況醫之為得比於計功受賞孰非己自能致雖僧俗誓異福報事長非其自請亦復誰能勸是彼所謂當然者且奈何哉王孫虜寧棄其女而不分富長者必求其子而後與未必非夫世之所謂當然者也人何能七世一心七世一心

而日入於盛難也七世一心而不忘其所本始又難也平居誦習師説不惑異端宮之所以北面而不耗而不蠹而不困以為禽犢則幸甚尚望其日闢歲種禄且庇於雲來抑彼佛有言兎不興角哉嗚呼吾為是屢嘆矣吾為吾教罪人矣然使是醫也返而得其無病之病焉又返而得其所謂絶再蘇者焉則非佛非祖吾亦以為可矣是諸山者豈不亦以予為罪哉

建興廟記

遯叟居永陽之二年龍集析木之津日在胃二星聚月重暈丈餘於是建興廟寢成族廬市嬉汎如承平曰將軍之賜也旁求擇榎盤桓樹陰曰將軍之賜也廟有三神劉召在焉厥亦惟曰將軍將軍者著始也將軍梅姓廟上横昔者胡氏望走而歸祀焉意其九江僊隱之子孫歟而亦無所考已提三尺起風雨沒而廟食其土其盛年事業如可想見指其墓處曰萬安邑人者慶元戊午重修廟碑也又八十年矣逢時險艱蕞爾生聚而祠

宇益盛庭廡鱗鱗帶江如畫然猶隘而為寢則額者棘而報者稱也堂而兩楹者五翼以書室像其子孫網疎畫簾古柏凝烟道人宗趙老於是役而胡君奎沛然成之君曰衆舉也族地也吾何力之有顧所以揚神之聲威光遠者又他有在過而求記於遯叟遯叟曰久矣夫予之無報也予報也能是環東南數十大祀西則金馬碧雞梓潼射洪武當二聖又西為洞庭吴城旌陽之鐵柱集雲之二龍南則衡嶽祝融南海之神颶風之母其

東則婺臺祠山又東錢塘如霆如雷子胥之所旦而奮也方盛時冠冕大者帝號小者王侯其丹艧鉅麗儗於鈞天廣内朝者萬計豈獨十倍百倍於建興草野而已今其故地黯然使人流涕不敢仰視而安邑之丘永陽之墟昧焉以昔時將軍閫者如生獨徬徨顧其鄉曲不忍其餘民如孫曾婦子爾汝而語旦而卜曰毋動巳而瀆者如旦巳而千百者亦如旦閙慶可也乙亥之人何恃而不恐乙亥可也丙子丁丑何恃而不恐舍再舍可

也左蕁溪右江口何恃而不恐蓋前國正王公欅為我言去年禾川騎下之日過舟數百其並岸寸尺不泊而去者如有所麾却吾登閣望舟中遥叩頟過廟者無數不知其何見也是夜闔市聞鐵馬鏦錚悄然無一跡蓋神助如此胡氏自五季衣冠盛歷中天已未以至今日將軍與之終始是鄉惟古木同時得不翦拜使人如跂其故國羡其壽俊焉南望太和三十里而警遡江而百有餘里為永新號焉雖吾四境時時有警有墟者而胡

氏里以弱見完如予與王公焉依者尚十數子兮瑣尾
㦤㦤乎無所可入其不見擯於神幸也於戲其敢忘諸
在昔寢廟之作有享歌焉如靈均八九章者豈必閟如
王宮大如官府哉直傳之其人書之壁以著意諒如昌
黎所過昭丘茅屋者楚俗也矧是鄉是廟又有功德可
紀實甚宜乃歌曰大風起兮故鄉馬渡江兮甲若電光
長彗吾劒兮截若横靈祠兮鼓鼓舉旗風兮偃旗雨栁
行行兮莫予敢侮孝子兮忠臣孝有鬼兮忠有神過故

居兮太息飄頫首兮天門將軍歸兮日晚壺椒漿兮道遠

安遠亭記

郭公彦髙招討出江西衆知其文武威風中州名士也把酒鷺洲之上公言往在沅湘罙入谿洞南士相與亭其處曰安遠為詩若記惜予不及見也予因顧謂諸生曰馬伏波飛鳶霧潦之嘆計其西南遠者七千餘里耳猶以為遠班定遠酒泉玉關之慼北歸長安三千六百

里耳猶以為遠若公鷹揚塞外如酒泉玉關復不知其幾而又出特磨道收羅殿定白杞服鬼國往往伏波所未嘗到此豈可以書傳横從道里計哉東南危坐舟楫號涉萬里吾黨出門西向如望天上若南行瘴嶺非冒死罪遠徙則無所為往平居旬月之役顧念妻子馬鳴容别僮僕無人色孰知老臣慷慨風霜九折畧地報主功名本志哉公方提師巡行山谷布宣德意使蒿艾遺黎復見天日昔龔遂為宣帝言海濱遐遠不沾聖化今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公通古今識大體初至沅時以反狀告者六七公不聽迄無反者問其人類怨家也予著公安遠大畧春草碧波鳥啼樹間予與二三子俟公歸騎南門之外襁負之孫更生之子皆欣欣焉則亦西江安遠一亭也公名昂大名府人

習溪橋記

吾州習溪橋永新下陽湯信叔為之初咸淳癸酉夏水甚橋圮三鐵牛見識曰赤烏二年或曰橋是年五月廿

四造牛云水去民病涉予謂太守黃同年鏞曰市橋腰也晝夜雜沓何啻十數萬人褰裳緣木負擔提攜自墜攀高車覆蹄顛豈三十六萬石為郡而不能復一橋器之曰吾日補前政數十緡折欠且不足安取此子其以美言出衆力大成之郡為倡予曰諾橋疏成久之會吏贓沒數十萬余謂郡僚曰此獨不可橋乎亟入白許久之橋成又久之橋屋成其難如此縣癸酉至壬午十年耳迺五月廿四日最大水高戊辰水又數尺縣南柵門

邊長潦之屋漂者如市枝牽牛決抵橋橋壊橋數棟爲前驅雖址幸無恙稽其日與鐵牛合殆何數也既數月海舟急工役沸興山林貫輸橋僧以此時丐橋柱湯氏湯顧之曰吾以羈旅脫盜難茍造舟有餘者無不施或曰施寓言耳然不逾月橋成成而壯於舊倍圖經云櫧木橋唐天寶七年縣令吴勵置不知何年改習溪習溪爲城南甫六百年自有此溪則有橋而謂天寶始則吴令之云也意者亦必有記也天壤以來爲吴令者多矣

而相望於無聞無記故也徽咸淳鐵牛見則孰知此橋自吳赤烏造哉此赤烏牛耳橋不始此也以蜀三犀證之則橋亦始此耳是三犧却水患濟行役不為縣則為市於今亦六千二百六十四甲子矣贛江南來每春雨積夏雪翻湖擁西江漲江壅習溪漲漲未有不冒橋退歲或再至三至不再三至者亦無慮不浩蕩閱千數百水而橋始一壞赤烏始一見何古之作者如此其厚且固也而作者亦無聞焉又何厚也橋於地用龍行以吾

所見如吴之垂虹閶之水西泉之洛陽不論揚州金陵錢塘姑蘇又畧彴小者亦不可為數無不葱青闌干雕麗蜿蜒垂楊過雨鞍馬如畫是橋朴陋不當一溝一曲而成之難則郡之壞也久矣以其壞之久成之難而湯氏以一言之信一人之力一月之久間海舟之役俛焉為之而人不知此吾所以記也雖然自吾小年見是橋盛時為社林州祠為官藥肆為旗亭歌鐘列妓長街燈火飲者爭席定場設賈呵道而後能過往往可厭然咸

淳新造而旗亭廢矣十年再過而燈火稀車蓋息矣今其棟宇高堅江山呈露聲銷塵歇未必不勝舊時而市井老人行歌還顧自不能無所感也於乎鷺洲横陳石梁懸瀑亦有孺子蕭然而濯足者乎為我俟之信叔復買地橋西又屋以栖守僧又將買田作僧供供佛皆不可以不記橋成壬午十有二月明年九月郡人劉某記

核山堂記

蓋吾甚有感於核山之為人也澹乎其無求於人默焉

而不見其所長循循然而起亦若無與於人物休戚而人物休戚亦不能外自四郊之外四郊之内橋梁衢道壊而未舉舉而未成者必求其故竭其力盛寒暑不倦不愆於公寸步武如志異端禍福不為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路不必其知有已雖憂患困阨之中猶為人所難為晝地而計出入於水火白刃生不望報而物報亦或如之又非自有餘也惟力所不可與不能耳甚儉已而足人其旅於城居不十年而槁壤為高明東西塾環

子姪學焉娶焉復如其故居盛時不衰與之久而益親知益信然知之不為喜不知不為病吾以是敬之為之記核山堂亦曰核山書院核山書院者有意乎義學之為也核山其自號也木生於亥核在木中仁在核中如知其為中則天地之於元氣人之於天地皆核也皆非自外至者也無此則不仁故無不仁之天地亦必無不仁之人人之不如核也則多矣此心害也無心無害非無心之為核迺其所以生者必出於無心也易曰碩果

不食食者剥也剥之又剥而後不食者見焉則以剛之不可食也一不食而生不可盡矣是剛者非果也核也天地非此果則不能為於其春春非此核則不能為於其果故言果不如核核者造物之心也雖然核必棄於人者也其為物也剛有棄於人之道焉以其棄於人也而物或望之為無窮此君子之所以為人下而造物之所以為無心也今夫吾之於人也何能為於一核而自喻必仁必不曰不仁其言也大大於天吾媿矣吾媿矣抑

獨子娩也哉近世生道有二一種而生者核是也有異本而亦生者非核也接也接雖枝葉有過其本者焉此人巧也而核之為道迂為味寡為力勞矣然而核古意也生道不二本二乃偽也則物之化焉多矣是以娩夫核也抑獨子娩也哉核娩見真故核又有真義

玉湖記

淦張氏元發號玉湖或曰玉方寸為印方數寸為璽尺以上牘為圭竅為環規為璧周旋為瑚璉彝器大為甗極

矣彼玉伊何湖也湖鏡也殆幻也而亦有其理乎予曰有猶之玉山山之有玉猶衆山耳人立而山立人行而山受暎也極西有雪焉望之如玉又西有羅漢石焉望之亦如玉況夫為泉為池為澗為溪深而為淵長而為川苟矜重特達無不可即依附晃耀亦無不可何獨於湖而不然吾不知彼所謂湖者其空明錯落何似汪洋迤邐何似風塵四野白汗交流山之高也失其所謂蒼蒼者登高而望玄黄霧合而川流林表一目數頃方如鏡

而白如月也非玉乎則夜之所見亦猶是矣方月之未
出也暮色曖然不必深窈也當其時湖為玉月之既出
也光景動揺已而沈沈如席如扉照底當其時亦為玉
此皆人所日涉而近得之者非幻也然近矣而未得其
趣抑天地有大幻者吾嘗行廬山阻宫亭簸左蠡呼天
而無岸前年出山南歲大雪候土目渡避海舟下出夏
林驅馬入長江沙四望皓然光霽奪目汗漫迷路問野
人何處曰湖也何路之問蓋宫亭左蠡重湖間也嗟乎

非夫所謂玉湖者乎恨君不至其處至其處不見是境吾為此記寒雨如氷望二孤屼五老其頭欲白神清䰟蕩十不一述焉又不知君之與湖湖之與君與吾所見大幻何似慨然嘆曰觀至此復有進於此者乎無矣

余為此記讀者無不灑然想見玉湖塵世之外厥或難曰主人無在余曰玉湖是已今世號焉者多矣非其人如玉且不見稱數尚何記流俗淺浮彼白我白心胸相識能知人語意所屬非神仙大人抑復誰能

况此張君幽雅勝士多從游者刻吾記堂上以此曉之非張君意也是歲端二又書

敏齋記

敏齋陳清父每見而有歎予之色曰登至不敏者也而衆相謂曰敏齋殆誘且警之而毁者以為譏也予曰不然人未有非敏者也雖有下愚之人手不能方圓目不識之無及其得於博也彩色電轉狂呼鶻視梟未成而脱諸口如取雖有離婁之目力鈃桑之心計或不能及

也今夫負於塗者輕千里趨時日如不及權門并進捷徑夜行迎意傾前利之所在未有不至也目憐心心憐風雖有跛牂見便則疾亦如盧令逐毚三周華不注而不止雖力不能及而不可謂無其意也夫如是孰非敏者雖然人未有敏者也或明小而闇大或智前而愚後或知一不知二不論就其能者劉玄德見事而遲顧長康癡黠相半以鼂錯之智至東廂而後悟以楊德祖之能更有困於三十里而不知也則復有敏於此者乎其

敏者亦不可為乎清父曰幸也予不至是予曰不然予欲使君與夸父爭先與慶忌比捷與惠莊取辯乎則君誠不敏矣抑使君從容而談利害貫穿而通古今得之心而書之紙則彼健者給者有所不能也而過人始遠矣君何謂不敏大器若樸天機貴深豫章七年而知鬬雞三變而木干將埋於不用鷹隼藏於為鳩日之行也緩於步而八駿常後之大也雷霆之蟄也無所知而山石不能禦積也後之敏者皆昔之不敏者也靜近愚晦

近魯默近訥而君有其質矣試使君巧慧便麗猶將惡之況恥其不能而枉以從彼為快或曰敏者敏於學也故有七步而詩成八乂而賦就者倚馬磨盾者一揮九制者豈不亦可貴乎而何惡於敏予曰不然此非所以為敏也君子之學不貴是也人毋以敏用敏彼以敏用敏則凡俗吏之健決小夫之趣辦躁人之速化以至老於機而雋於獲者皆亦可以敏矣

芷堂記

吾同姓自昭居何山近市如陋巷家惟竝一本五十年根浮甕香出屋客至意銷有羨焉欲得之者其家尊曰吾父所植也問自昭曰吾祖所植也無不惻然巳惘然去比年馬之過市也如織高垣重閉丹青草木無得保所素玩矧是美植然睨者不至至者不取亦若有守之者問何道自昭曰吾惟托之無可奈何而亦無與競也問其所以培壅而壽自昭曰自吾見吾父未嘗溉溉亦無所受根而巳片蓬芘日雪霜亦於是其得於天者狹

今其葉可二尺而花之層出者拔其萃以長比他植最早又後衰吾與之生長更世大變以及乎此顧有以記之也蓋自何山百里求予記於荒林之下噫吾城居入也往年闢一室號問不知有方外道人養盆芷廿年昪以好我歲再花而予遷遷而避於方山之下它日過吾居未焚有焉於庭方戭是根以飽予閔然三歎賦之去彼其芳也與予同又養於方外不為淺然一入吾室曾不能庇其足今君之窮也三世而芳如昨雖瞻焉愛之

而不溉不修自然而已不遷不吝亦自然而已此其有數存乎意者亦君之祖德有以隂種之也昔之知數者於一花一葉一飲食而占其盛衰况大寒大暑大兵大亂三世五十年之久無所託賴無敢愛無敢害王之槐魏之紫方陳之荔或更代易姓為人所感歎而君之並亦異於是詩書容膝子孫繞前花時對客牆沽老瓦近而撫之目睫舊廬舊邑不見喬木此何生在上而芬猶未沫兢兢焉不出户庭若得於天者僥倖至足此其足

恃以久也而豈獨此芷之為驗哉予於是媿君矣雖然有患是花也五十年藏於市如隱今君之號芷堂也始著則後之求君者必於芷求芷者必於君君得無累是芷乎夫子之芷已若芷矣又為君記之雖君不累得無予累之乎君曰吾惟懼茲芳之易朽以及此也則為約曰吾為君記耳藏於君藏於君子孫君之芷五十年矣又五十年乃出之先五十年為紹定壬辰

靜見堂記

以動為見天地之心非知道者也孰非動也待其動而
求之曰心在是天地亦人矣人亦天地矣動猶車輪其
中空虛必有不動者與之俱動而非軸之謂也陰陽之
為化其圓物也故未嘗停以其無可停之理也因其無
停也謂之動又必待其少頃而後為靜焉有是哉水動
而濁濁而且澄不待其止也蓋清之於濁嘗相受而未
嘗相受其性如此水亦安能常止止而不流未必非受
濁之所也惟流而不失其止之性則動也未嘗不澄徙

一器之水猶若此況大川大壑經營六合而出於六合之外奈何以其往也而罪其不止以其容也而遂謂之不清哉夫大川大壑也猶若此人不能知天地之道自其動而觀之則天地一市也市之所以籍籍者何也動也有大隱焉居於市而無市人之心無市人之心者亦必有孺子之色焉若其起居飲食猶夫人也而中之所存者有不與之俱化者矣夫市也猶若此蟲之化也必異其初者也其初未化而已有其質矣及其蜕也向之

為蟲也其死久矣蛻未蛻之間如無知焉人不能知也觀其蛻曰觀化晚矣夫蟲也猶若此鍾君茂甫名居室曰靜見意者亦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為非也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為非則亦必有見矣而猶以為未之見也質於予嗟夫吾欲使子觀於靜耶則求天地之所謂靜而不可得也復欲使子觀於動耶則動也又未嘗非靜也彼以夜為艮冬為貞者似謂天地閉亦猶蟲已伏市已収水已凝又久之而後能運運而又息耶不知息之為

道生亦息也非息而後能生息即生也是之謂復復反復也反復嘘吸也一嘘一吸為一息即嘘即吸常並行而不相待如待其吸而為嘘則一息亦必有間矣雖然理有甚精而亡益於用者吾未嘗言也嘗聽訟趨庭者之於忿莫不自以為直亦莫不有蔽焉吾徒以無心其間也常瞭然如睹而紛紛者猶未喻因是以推勝敗之數即凡戰陳之事皆若此矣故為將之道先自治靜者治治者靜也故曰其轍亂又曰攻其右又曰韓孤顧魏

靜者見擾者不見也彼擾矣吾又熾焉從之得不擾且敗耶學靜難靜學靜又難必坐忘者亦未必不偶馳也有能舍靜學而得之於動焉其為靜也常靜不然閉門所得投之獄訟軍旅也常喪嗟乎吾老矣茂甫其幾何不以吾言為怪哉

逍遥遊菴記

客有以逍遥遊菴大字求記者視之安成故人趙漸也而神貌不可辨矣逝將自此肆志衡茅之下終焉日夕

相守若非文字之托無以為此菴者予歎曰人苦不自足耳往時父兄子弟拄杖入市不東家即西里酣嬉傲睨行者避路常少年厭鄉井志遊俠拂衣草屩出門左湖右湘諸公貴人下客飛觴共賦縱觀遠賞猶鬱鬱不自得高者談邊下者覔舉已得舉復不樂視庸夫高等同官爭寵科舉外復大有事或從是遠引閉門息跡而諸賢論薦當路踵餽直疑殷生不起名山絶境俗駕交橫或間王事攜妓女世未嘗一日無客客未嘗一日不

遊然飛揚跋扈者常有不見知已辭君北去之意由今言之竟何如也吁嗟漸乎本忠厚福禄子孫家食樂善好修見稱瑞世亦何惡於人者一旦變衰而野人獲之以為疑犬羊羈之以為肉語有禁步有誅悴焉不知有生之樂於此時而方行求蓬累如脫桎梏茫洋乎塵垢而噓吸乎喬松抑微子誰不願此且以今者之遊為志則子之昔者其獨無逍遥者乎其亦逍遥甚矣而莫之知也昔之逍遥甚者猶莫之知則今之遊者其未得為

逍遥也吾欲復與子飛蒼走黄左旋右抽狂歌痛哭若無人者其將能乎其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之不可而飄然跨海踞黿鼓而食蛤蜊者乎其深根固蔕一龍一橘之不足以逃死則黯然者卒歸之數乎而何地之可菴何菴之足寄於是瀩也泫然曰奈何予曰昔之逍遥者不自知其可樂也而今也知之矣長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故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如之何以今日為不足焉知後日之苦今不猶吾

今之羨昔乎漑憮然曰愈甚矣予曰不然即君之泫然憮然之間而菴具是矣或曰然然則莊子之遊亦若是乎曰遊

介菴記

屬予初識老彭介菴翁年八十餘健步咳聲如松風夜濤厚重如抱甕負鼎望而知其稟盛志彊然不知其有養於此有年矣相遇不相叩一語别相望百里而遠顧卷卷以介菴二字徵言或曰介堅也故木之介猶甲之

介甲之介猶蟲之介確如也其以此自守如石則不以易乎其外也菴是之謂乎彼介之義則然矣然非喻道之言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其間也物莫不有是間達者藏焉人則顧陷其險甚可悲也吾嘗行田間春泥汩然墊於陷者容足以為天下之險如是而已前而遇絶澗丈餘兢兢緣木之僅濟又以為不殆於墜者幸矣一日避亂山中見塵而走既暗失道聞水聲潺潺或曰此有橋欣然若翼以飛它日視之廩然莫能復也

則向之神者度之矣凡平世之蹶人也甚於淵而立乎是非榮辱之塗也如綫故間者天下之至險也得其間則超然避世而不犯不屬於此亦不屬於彼不為利先而害亦莫之隨也其為介也微雖至微必有介也其為介也微故昧者常蹈乎彼雖至微必有介故物莫能礙而從容者猶足以自處焉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人知竊之為盜而不知天地之盜有所不可無也宋鄭之郊曰嵒戈錫陸之吳羊之晉不耕者亦數百里焉利害之

交死生之地常若有邑戈錫數百里者而人不知也然此其曠者也若燕南陲趙北際雖不合者如礪而猶可以避世也而此猶其遠者也楚漢之時商洛之路兵革之衝也而四皓老人嘯傲風塵標然如巴邛之橘此以楚漢之間為介也而此猶其小者也陰陽變化出於開闢之始六合之外而一動一靜至微至危在於一身一息一粟而人莫之知也此以有極無極為介也大寒大暑而不相侵也往古來今而不相涉也是一動一靜之

間者也此其爲介也至矣不知天地藏於吾身則以吾身塞於天地而有不容焉呂梁之流而遊者狎之中山之爐而入者冒之彼固未嘗無隙也羿之彀中而有中央者焉乃其所以不中也猶拔於吴壁而盖知吴壁曲折也是亦未嘗無隙也若不夷不惠非心非物則雖吾亦不能知也彼以其外之介者爲介菴非也雖然吾語是菴也逼矣而何以處我

山心記

羅君斗雷自號山心以書抵余曰昔者吾甞遊矩堂履齋間未甞不朝夕見也未甞不為余記也當其相時則有所不暇也及其歸也則又有所不暇也今以屬之子矣矩堂董丞相槐履齋吴丞相潛也嗟乎二公者非不暇為子之山記也意者亦欲為子之山而不可得也甞試言之方矩堂為北衙所逐載車匆匆如鼉錯過市其平時非無東山之志而狼跋其胡晼晚至此林甦而碉媿之矣如履齋海上復何可勝道哉比賛皇牢頭之恨

雖無窮愁之作而英爽逼人懐之流涕殆夢寐不忘乎
泉木石也當二公柄國豈其有一日鐘鼎之樂而晚節末
路陷世大僇丁沈賈踣江斷國亡而後姑孰之濵敬亭
之墅爭二公為重然反其所自生皆不能無老頽之憾
則二公之於山也非無心也雖謂之無山可也子亦知
之乎子之山也子之樂也此矩堂履齋昔者有之而不
能得者也雖然客翹林觀東閣雖無中書考無尺一責
然日暮而白雲飛夜中而啼鵑血盛年撫劍浮沉賓主

欲隱則不能欲決絶則不可於其時老是鄉也得乎吾今與子莽蒼四顧豈惟矩堂履齋之不作而薇歌不任掩面道窮欲去是山也得乎是山之心不心係乎時之我不我槩謂之無心焉可也雖然山無心今之不可得而疎者即昔之不可得而親者也子隱几而觀之青青者亦有語乎天地之氣百年而一為人數百年而一為公相其為丁為賈也幸而不出乎我而為董為吳者亦幸而不至乎子也則夫山者非今世之貧賤交乎則其

莫逆而不可解也決矣雖然佛言過去心不可得今吾欲求子之山之心於今而不可得也子欲語余以其今邪則已屬之過矣夫心是山者山未忘也若身在世間則予忘之矣子以為山一心邪則山之心而非子之心矣蓋山憐心彼以其無心也故憐心嘗試往問之亦必謂吾言然

薌林記

香者天之輕清氣也故其美也常徹於視聽之表微而

感襲而不私其於人也神受之泠然而天與清風俱可以際會而不可以把玩蓋貴富自然而非貴富之所能擬比於人為不朽非夫生意磅礴則不足以及此而或者欲以智力勉强雜多品致薰脩屑屑焉彷彿諸其形容而不足以易寒葩異蘂之一笑人亦何所不至所貴乎香者無求於人惠然莫得而親疎近於有道後之為香者直涸之而已亦未有識真者焉清江之張氏桂得過江御書薌林二字於向氏寶而藏之曰何所非林亦

無時焉而不芳因自號薌林求余記余謂林者囿萬物而物不足以囿之故香意者其出於空虛得之淡漠委蛇乎無何之境而非夫栴檀薝蔔之謂也子亦知夫芳之所在乎未嘗即人而未嘗不即於人藹衆芳以為林芳不在乎其衆蓋千奇萬秀之不足至其遇也得一而已多春夏之交風露之所鍾英烟日之所增態靚者麗者艷且淑者畫有不能為於其工譜有不能盡於其類然通古今而共評香無出於蘭芷其為草也微其名世

也藉秋霜冬雪何物不枯惟小山與孤山清獨溢乎宇宙吾所謂一者必其出於衆植之上林者得之以為香而非物物之皆香也及其香也雖謂是林也物物皆香可也屈離騷楚兩龔東都嚴陵唐韓杜宋歐蘇極能言之士賛歎之而不足雖復德位之尊福力之勝名節之高而風流文采居然有不可得而並者飄飄乎一林一枝一代一人香者未嘗一日絶於世世亦未嘗以其變於昔也而不香雖百年千年之遠所以名當時而誇異代

者猶斯人也猶斯人也此所謂品也抑吾有二恨恨或者不知香而立傳彼甲麝朝士蘇合道人知徐庾惠休而已今其人安在凡膏煤木屑皆欲以比生香不知生香者無可比也嘗欲效香傳位花品而無其人一恨恨前輩察於耳而聞香吾山中也曰桂與蘭證之吾山中而已今言楚者曰零陵與八桂諒亦何嘗身至其處佩此劍彼校清濁哉二花殊絶也今為賡二恨張氏志高潔嗜文獻不以世俗寒暑易尊尚不以物論浮夸眩情

識其所種樹如此與吾同好亦不得不與吾同恨且其名桂其為根也月地而天香雖然芳何心於林表而林表得之此知道者之所憂也生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然芳之貴重隱約者政以無人焉故也則斯林也得不又深又深於此與

